柳树井

（曲剧）

人物

李招弟——女，二十岁。十三岁时，因年荒，被父母卖给王家作媳妇，受婆婆与大姑子的虐待。

周强——招弟的邻居，男，二十三岁，村中生产委员，热情、积极。

薛玉莲——村妇联主任，二十七岁。

高德旺——村长，快六十岁，人正派，对婚姻问题看法守旧。

二艾子——高的甥女，幼孤，被舅父养大。二十一岁。刘　祥——二艾子的男友，二十二岁，也是村中的积极分子。

王大妈——招弟的婆婆，五十多岁，糊涂无知。

刺儿菜——招弟的大姑子，三十岁，厉害出名。一位同志——押送王家母女的一位同志。

第一场

时间　１９５１年秋，柳叶半落，晚间。

地点　北京西郊，小地名“柳树井”。

布景　内左方有井台，后一老柳。右远方露出王家院子的一角。王家院子距井台约半里路。

〔幕启：王家院子还有灯光。灯灭，招弟自右方跑出，跑两步，回头望望，怕有人追来。看见井台，始缓步向前走。探身看井，要寻死，又无决心，坐在井台上发楞。

李招弟　（唱）一人只有一条命，但分有路，谁肯有寻死的狠心肠！

想过了三天两夜，我没有活路，井啊，从此我再不挑水洗衣裳。

一头扎下，井啊，井啊，你要接着我。

两眼一闭，不再挨打，不再受伤。

不再受伤，不再挨打，死了一定比活着强！（忽闻脚步声，急躲到树后）

〔周强从右外方来。

周强　（唱）王家的媳妇真可怜，挨打受气好几年。

我要到王家帮她讲理，王家母女一定给我造谣言。

她们会说，我和招弟不清楚，招弟又得多挨几顿拳。

没到王家，我去找村长，村长倒说，人家的家事与我何干？（望望王家院子）招弟，招弟，你够多么好，性儿柔和，本事十全。

我要能娶你这个好帮手，一块儿生产，多么喜欢！

我俩一块儿去下地，你种青菜我浇棉。

同心合意多生产，那才是新社会的一对好青年。

招弟，招弟，别再寻短见，明天我去问妇联。

我想妇联会保护你，帮助你好好生活，解决困难。

这事我要积极干，不怕辛苦，不怕麻烦。

要改变村子里的旧思想，我必须拿出青年的勇气冲上前！（下）李招弟从树后走出，凝视周强的背影。

李招弟　（唱）我只说天下地上没人爱我，不料想还有个知心的好周

强！

他是个生产委员，多么体面，怎么会看中了我这苦姑娘？我要能逃出王家去，必定必定去找周强！

我愿帮他去耪地，我愿给他作饭洗衣裳！

唉！（沉默，唱）可是呀，周强跟我都是妄想，虎口哪能逃走了羊。

周强哥，不必为我多费事，要娶妻，好多姑娘比我强。

何必为我去惹祸，偿！

人人都爱共产党，难道说，共产党单单不管我这一腔子委屈满身的伤？

舍不得自己这条命，难舍土改后的好村庄！（四下望）子里，大家劳动，大家欢喜，盼望着大家多帮帮我的忙！

〔高德旺与薛玉莲开会后，由此路过。高德旺打着灯笼，与薛玉莲同上，李招弟又藏在树后。

薛玉莲　（唱）毛主席颁布了《婚姻法》，你老人家为什么不大关心？

刚才讨论检查《婚姻法》的执行情况，你老人家不提意见什么原因？

高德旺　（唱）人民政府的法律一定好，可惜我，心眼迟钝，了解不深。

大城里，男女自由，我实在看不惯，咱们乡下，自由起来，就乱了人心。

媳妇不再听婆婆管，

姑娘不许父母给定亲，这一来，人心大乱，家家跟着乱，男男女女，不清不白，说什么好婚姻？

薛玉莲　（唱）您说男女自由人心大乱，那是您的旧脑筋。

男人女人既都是人，就都该一样，男女平等才算一齐翻了身。

男婚女嫁终身大事，

怎能许别人干涉，包办婚姻？

婆婆是人，丈夫是人，媳妇也不是狗，怎可以打过来骂过去不象个人？你看那，王家媳妇小招弟，年轻轻的守寡误了青春。

咱们若不首先将她救，对不起这座土地改革后的好庄村！

王大妈，刺儿菜，都该检举，凭什么，对招弟那么狠心？

以前咱没多管，

借口只管土地改革，不管婚姻。

如今检查新《婚姻法》执行情况，这个事儿不能再因循。

〔二艾子与刘祥自右外方携手上。薛玉莲坐井台上，高德旺吹了灯，蹲下。

二人没注意他们。

二艾子　（唱）天短夜长，咱们又该上夜校，读书识字心眼里亮堂堂！

刘祥　（唱）读书识字虽然好，大家伙儿的思想并不见强。

大家伙笑我们闹恋爱，张三说短，李四说长。

二艾子　（唱）他们越吵，我越气儿壮，反正拦不住戴上红花，我作新娘，你作新郎。

刘祥　（唱）你舅舅是个老顽固，他不准你作新娘！

高德旺　（猛立起，走过去，唱）

刘祥你说谁顽固，我不许你野调无腔！

二艾子　舅舅！

高德旺　哼！(唱)
二艾子，二艾子，仔细想想，你才七岁父母双亡。
我把你拉扯这么大，
我就是你的亲爹与亲娘！
我给你预备下嫁妆一全份，一对匣子两只大箱，
花布的衣服有几件，
两份被褥，鞋袜好几双。
我盼望，明媒正娶把你聘出去，外甥女体面，舅舅也有光。
你可好，没羞没臊丢我的脸，敢跟他（指刘祥）三更半夜，手拉手儿，说什么作新娘！
刘祥　（唱）高村长，此话不该这样讲，
高德旺　（唱）闭上嘴，你个不学好的小刘祥！
二艾子　（唱）舅舅，舅舅，您也想一想，这年头，男婚女聘自己作主张！
我爱刘祥思想好，
我爱刘祥劳动强，
嫁给他有什么不体面？
您干吗站在中间象一堵墙？
我不要您给的鞋和袜，我不要您那两只箱。
我只要，我只要……
高德旺　要什么？说！
二艾子　（唱）我只要心爱的好刘祥！
高德旺　呸！呸！(唱)
亏你有脸说得出口，
简直是山后的野姑娘！
二艾子　（唱）山后的姑娘也一样，自由自主的作新娘！
高德旺　（唱）我是家长又是村长，叫你乱闹脸上无光！
薛玉莲　（走过来，唱）
我有责任对您讲：这件事决定在二艾子与刘祥。
您既是村长，又是家长，就应该带头儿成全这好事一桩。
高德旺　我不能！(唱)
村里村外都说闲话，
羞得我老脸发热，不敢搭腔！
薛玉莲　（唱）说闲话的是旧思想，闲话没有真理强！
再请您仔细想一想，
想一想《婚姻法》的第一章。
废除包办和强迫，
明文规定，国法堂堂。
您是村长就该提倡，
怎好拦着二艾子爱刘祥？
刘祥　（唱）我俩决心办新事，
二艾子　（唱）为争婚姻自主决不投降！
高德旺　（唱）无论怎说，我不答应，看谁敢去荒里荒唐！
二艾子　舅舅！

刘祥　说！说！
二艾子　（唱）三番五次您不答应，我俩商量了又商量；
在区政府里已经去登记，批准了婚约盖了章！
高德旺　好！好！好！你们好大胆！
二艾子　（唱）舅舅您把我养活大，我哪能忘恩负义故意倔强？
婚姻大事我没法让步，我不能为您生气就改变主张！
〔王家院子的灯光又明，王大妈内喊："招弟！招弟！"李招弟忽由树后出来，扯住薛玉莲、高德旺。
李招弟　救救我！救救我！
高德旺　（唱）猛孤丁，你出来，吓我一跳！
为什么，半夜里，躲躲藏藏？
李招弟　（唱）我来跳井求一死，死了倒比活着强！
〔王大妈母女跑向这边来，仍喊："招弟！招弟！你这个死丫头！"
李招弟　救救我！救救我！（唱）
别叫她们逮住了我，
我已经带了满身的伤！
薛玉莲　（唱）高村长，你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看，人命，人命，招弟死了您怎担当？
〔李招弟向高德旺，向薛玉莲，向刘祥与二艾子，——的央求。
李招弟　救救我！救救我！
〔王大妈、刺儿菜母女追到。
王大妈　（唱）你这个不要脸的败家鬼，
刺儿菜　（唱）我一口咬下你半个脊梁！
〔李招弟躲到村长背后，王家母女看清了大家，都假装好人。
王大妈　（唱）哟！原来是大哥高村长，
刺儿菜　（唱）还有薛大姐，二艾子与刘祥。
薛玉莲　（唱）我问你，为什么逼得招弟来寻死？
王大妈　（唱）那是她自己糊涂，吃饱了没事闹得慌。
二艾子　呸！
高德旺　（唱）二艾子，我不准你乱开口！
刺儿菜　（唱）二艾妹，我知道你勾上小刘祥！
刘　祥　胡说！
刺儿菜　（唱）我才一不胡说，二不乱道，我知道年轻的怎怎么么荒里荒唐；高伯伯，我的话儿对不对？
您知道谁的理短，谁的理强！（指李招弟）
这个不安分的小寡妇，没皮没脸，一心勾引小周强！
〔周强本未远去，急上。
周强　（唱）刺儿莱你不要胡言乱语，血口喷人，你心眼儿里头脏！
高村长，众邻居，请听我讲，我们都该帮帮招弟的忙。
有一天，招弟到地里刨白薯，肚里无食，晕倒在道旁。
是我把她背回家去，
要不然，她也许跟白薯一样拉了秧！
哪知道，刺儿菜坏心去把好心想，硬说招弟勾搭我周强。
她们母女下狠手，

打得招弟鼻青脸肿满身伤。

薛玉莲　（唱）高村长，请您下令，去到村政府，我们必须给招弟作主张。

二艾子刘祥　对！对！

刺儿菜　（唱）这点小事何必大家管，调教媳妇，妈妈跟我都在行。

招弟跟我回家去，

自家的事儿自家好商量。

李招弟　救救我！（唱）

我要跟她回家去，

活不到明天出太阳！

王大妈　别费话！跟我走！（扯李招弟，李招弟躲开）

薛玉莲　（唱）高村长，为什么您还没有决定？

李招弟　村长救命，大家救命！

高德旺　（唱）救人的事情我敢担当！

刺儿菜　（唱）我一不作贼，二不为匪，家里没私藏军火和贼赃！

为什么半夜三更拉我上村政府？

打官司也得等出了太阳！

薛玉莲　（唱）招弟寻死千真万确，我亲眼看见，就在这柳树旁。

高村长有权叫你们去，我，妇联主任，不能叫招弟受损伤！

谁若作了犯法的事，

人民的法律给人民作主张！

〔王家母女无语。

高德旺　（唱）你们大家跟我走，人民政府是给人民办事的好地方。

周强刘祥　（唱）村长有令，我们都去。

薛玉莲　走！走！

周强刘祥　（唱）人民的政府是给人民办事的好地方！〔众随高德旺走。

——幕落

第二　场

时间　前场数分钟后。

地点　村政府。

布景　村长办公室，设备简单，而整齐严肃。

〔幕启：王大妈与刺儿菜并坐一长凳。高德旺坐公事桌后，薛玉莲坐桌旁。二艾子与刘祥坐一处。李招弟不敢坐，周强离她不远立着，象保护着她。

薛玉莲　谈谈吧！

刺儿莱　我先说！

周强　招弟应当先说，她受了委屈。

薛玉莲　村长主持吧。

高德旺　应当招弟先说！

王大妈　媳妇告婆婆，是不是？

薛玉莲　差点出了人命，我们不能不管。我自己上你们家里去过几次，虽然在外面听说过招弟受气，可是你们母女不对我说实话；招弟又害怕，不敢开口，所以我没能明白真情实况。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事情已经这么严重，不能不负起保护招弟的责任。招弟，你有什么说什么，不要害怕！

〔李招弟不语。

周强　说吧！

李招弟　怕她们打我！

王大妈　这个东西真会作戏！

高德旺　招弟，不怕，在村政府里没人敢打你！

周　强　说！说！这年头，谁也不应当怕谁。

李招弟　她们，她们……刺儿菜　你要是胡说，可提防着点……

周　强　说！招弟，说！

〔李招弟摇头。

薛玉莲　村长，好不好请王家母女到西屋里去！

高德旺　好！

王大妈　我不能由着她在我背后嚼舌头！

高德旺　我们不能听一面之词。二艾子，把她们带到西屋去！〔二艾子同王家母女出去。

薛玉莲　现在可以说了吧？

〔李招弟仍无语。

高德旺　你说出来，我们好给你作主啊！

周强　有我们大家在这儿，不要再怕！

〔二艾子上。

二艾子　说，不怕！

李招弟　（唱）唉！爹娘爹娘心好狠，把亲生的女儿换了粮。

那一年春天没雨秋天涝，一家三口儿受饥荒，

一石谷子半匹布，

狠心的爹娘，卖我象卖一头羊。

卖出的羊儿难活命，

卖出的女儿哪有好下场。

周强　招弟，说你婆婆大姑子怎么欺负你，不要光说你命苦！

〔李招弟低头不语。

高德旺　对，招弟，你一点一点想着说吧。

薛玉莲　让她慢慢说。招弟，你说吧，爱说什么说什么。

李招弟　（唱）那一石谷子半匹布，没有救活二老爹娘；

老两口儿前后脚，

饿死在东村的破草房。

他们死了不再受苦，

死了的倒比我这活着的强！

我哭既不敢哭、响也不敢响，也不敢当着婆婆、大姑子眼泪汪汪；死了我的父和母，

她们不准我嚎丧！

我恨爹娘心太狠，

更恨婆婆大姑子不准我哭一场。

唉，天多么大，地多么广，受气的媳妇啊，找不到个地方哭一声娘，哭一声娘！

周强　对，往下说，说她们怎样虐待你！

李招弟　我不敢说！

高德旺　怎么？

李招弟　说出来，我就活不了！

薛王莲　我们不能叫她们再打你！

李招弟　她们的家就是我的家，你们问完了一散，我跟她们回家，怎能不挨打？

周强　招弟，你连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呢？

李招弟　我怕再挨打，才去寻死，不是不怕死！

二艾子　舅舅，要不说明白，今天不叫她回家，恐怕她不会再说下去了！

薛玉莲　招弟，妇联会保护你，待会儿我带你到妇联去，好不好？

李招弟　她们会找到那里去！

薛玉莲　她们不敢！

李招弟　好吧！(唱)

那一石谷子半匹布，叫我呀，十三岁上不再姓李，改姓了王。

王顺子是我的小女婿，管我叫姐姐，睡觉吃饭都跟着他娘。

婆婆糊涂脾气坏，

她对我，全没有一分一厘的软心肠。

大姑子的外号叫刺儿菜，还没出嫁心里急得慌。

她怨恨她娘不办正经事，耽误了她的青春好时光。

她母女一天要不吵三遍，吃饭喝茶都不香。

我大气儿不出，象个避猫鼠，连这样，她们吵闹我还遭殃；她们要骂，骂的是我；她们要打，我必受伤。

王顺子要是尿了炕，

她们罚我跪完了财神跪灶王。

她们喝茶，我喝凉水；她们吃面，我吃糠。

三更才睡五更起，

家里地里，黑天白日，我一个人忙。

恨我爹娘心好狠，

卖我象卖一头羊；

一头羊只能受一刀之苦，受气的媳妇啊，一年到头，心里身上挂满了伤，挂满了伤！

〔刺儿菜忽然进来，李招弟惊慌。

刺儿菜　这是她顺嘴胡说！

高德旺　我叫你在西屋里等着，你没听见吗？我叫你来，你再来；不叫你，不要来！

〔刺儿菜下。

〔李招弟惊恐之余，又不说了。

高德旺　刘祥，你站在门口，看着她们母女，不准随便出来！

招弟，你看，她们不会再来偷听，再多告诉我们一点吧！

薛玉莲　你说的，我们不会告诉她们，说吧！你说明白了，村政府跟妇联才都会给你作主。

李招弟　（唱）王顺子十三，我十六，婆婆叫我们合了房。

两个孩子睡一铺炕，

硬说是新郎和新娘！

王顺子下河摸鱼去，
淹死在村子外的五柳庄。
糊里糊涂我作了寡妇，前前后后，一股拢总，糊涂梦一场。
从此后，婆婆叫我低着头走，不看星星不看太阳。
遇见男人我急忙躲避，大姑子还骂我招猫逗狗不安详。
那天我晕倒在白薯地边上，硬说我勾搭上了好周强。
两天不准我吃饭，
响午叫我跪太阳。
三番两次我去寻死，
可巧时候都不恰当。
她们母女下狠手，
打得我鼻青脸肿满身伤。
她们说，打死我，她们才解气，绝不许我自己上吊脏了房。
周强　刺儿菜不是人！
高德旺　周强，听招弟说。
李招弟　（唱）熬来熬去，熬来了共产党，大家伙都说见了太阳。
只有我照旧挨打照旧受气。
太阳虽好不给我一点光！
大家翻身没有我，
难道说，受气的媳妇永远得遭殃？
有一天：我到井台去打水，又遇见和气可爱的好周强。
他劝我去找高村长，
诉一诉委屈，求个主张。
偷偷地我找到高村长，实指望他老人家能帮点忙。（高德旺很不安地）他倒说：一家有一本难算的账，清官不管断家常。
他又说：媳妇偷懒婆婆管，调教媳妇理应当。（高德旺低头后悔）
倒好象，我是懒驴上磨不爱动，招惹得婆婆大姑子把鞭扬。
左思右想我没有活路，跳井一死倒是好下场！好下场！
薛玉莲　（唱）高村长您是位好村长，可惜吃亏在旧脑筋。
招弟的事情您没好好管，您应该当着大伙儿做检讨；招弟若真跳了井，高伯伯，您怎担当这个处分？
高德旺　（唱）刚才听了招弟的话，铁打的人儿也得动心！
我这才明白自己不对，处理此事我必认真。
我先问王家母女可有话讲，全面了解才不屈人。
刘祥，叫她们母女到这儿来！（刘下）
李招弟　别叫她们来！
薛玉莲　（拉住李招弟的手）不怕！不怕！妇联会保护你！〔王家母女与刘祥进来。
高德旺　王大娘，你有话说没有？
王大妈　我有话说！（唱）
她是媳妇我是婆，
她不该背着婆婆乱胡说。
我王门不幸娶来了小“白虎”，克死了丈夫，欺负婆婆！
她摔了家伙打了碗，

难道不许我说她几句，摸她一摸？

二艾子　怎么招弟是“白虎”？

周强　（唱）婆婆是人，媳妇不是狗，就是小猫小狗难道不好好养活着？王大娘和你刺儿菜，三天两头，钻天觅缝，把她折磨。

刺儿菜　周强！（唱）

周强你且少说话，

你心眼不正要拐走她！

我娘花了一石谷子半匹布，十三岁买她到我家。

七年吃了我们多少饭？

七年喝了我们多少茶？

卖身的字据在我手里，你休想捡个便宜拐走了她！

刘祥　（唱）你有字据才正好，买卖婚姻犯法应当告发！

当初地主手里有地契，挡不住我们斗争他！

王大妈　（唱）为人不说屈心话，我们没把媳妇乱欺压。

怎奈她一不挨打就不好过，我们只好轻轻的责打她。

周强　（唱）招弟，脱了你的破小褂，教大家看看多少处伤多少疤！

刺儿菜　（唱）周强不要乱出主意，光着脊梁怎象个女人家？

我妈没有说瞎话，

轻轻打她不会结疤！

二艾子　（跑过去，唱）

招弟，招弟，好妹妹，教大家看看她们怎样把你打开了花！

王大妈　（也跑过去）好媳妇，好媳妇！咱们是一家人，干吗听别人的话呢？你难道老跟他们去，不再回家？他们能养活你吗？你想想！

周强　招弟，你不露出伤来，什么是凭据，怎么到法院去呢？

薛玉莲　周强，精神上受虐待，身上没有伤，也可以起诉！招弟，你身上有伤，有凭据，不是更有理了吗？

刺儿菜　招弟，你想想，跟婆婆打官司，你赢得了赢不了！

二艾子　（卷起招弟的袖子，唱）

用不着脱下破小褂，只须把袖子卷到家。

〔众围上李招弟。

薛玉莲　（唱）大家看！青一条来紫一块，你们（指王大妈、刺儿菜）倒说轻轻责打她！

二艾子　（唱）招弟，说，说！她们怎样把你打成这样？

李招弟　（唱）她们口咬、手乱抓！

二艾子　（又卷起李招弟的另一只袖子，唱）

两只胳臂都一样，

李招弟　（唱）全身好比打烂的瓜！

高德旺　（唱）她们什么时候把你打？

李招弟　（唱）高兴就打，张手就抓！

高德旺　（唱）她们为什么将你打？

李招弟　（唱）她们要打就打，不为什么！

高德旺　（唱）她们都拿什么打？

李招弟　（唱）棍子、棒子、通条、鞭子顺手儿拿！

高德旺　（唱）她们母女谁最狠？

李招弟　（唱）刺儿菜领头，带着她妈！
二艾子　（唱）她们打你，你为什么不嚷？
李招弟　（唱）不敢嚷，不敢嚷，怕她们把我脖子掐！
二艾子　（唱）你就老老实实叫她们打？
李招弟　（唱）受惯了欺负，看见她们我就头晕眼也花！她们好象两条毒蛇瞪圆了眼，我好象她们面前的小青蛙！
薛玉莲　（唱）高村长，招弟受刑，也得怪咱俩，平日里，咱们没去好好调查！
李招弟　（唱）打在身上疼在心里，心里的伤啊永不结疤！
我已经忘了怎么流泪，要不然，我早已哭成双眼瞎！
要不是她们这么可怕，我怎会想起跳井去自杀？
今天头回我敢说话，
因为这屋里有大家。
你们救人救到底，
别叫我独自对付一双母夜叉。
你们爱我就把我带走，王家是狼窝不是我的家！
高德旺　王大妈，你还有什么说的没有？
王大妈　（唱）我们管教媳妇是好意，谁想她恩将仇报不是好东西。
我们也许打重了她一点，谁教她好吃懒作没有出息！
薛玉莲　（唱）二艾子你带招弟到妇联去，招呼她洗脚，喝水，吃点东西。
她的裤褂你给洗洗，
窟窿破绽你给补齐。
招弟你不要胆小跟她去，不要着慌，不要着急。
人民政府能够保护你，民主妇联是咱们自己的。
高德旺　（唱）前几天我真对不起你，从此后我叫你身上不疼肚不饥！
〔二艾子、李招弟要往外走，被刺儿菜拦住。
高德旺　你干什么？（唱）
大家的意见最公道，你别再糊涂，不饶不依！
艾子招弟你们自管走，待会儿我送来被子与夹衣！
李招弟　（略有笑容地，唱）
谢谢大家帮助我，心中温暖，我不再哭哭啼啼！
请你们好好地给我出气，别教她母女占了便宜！
二艾子与李招弟下。
薛玉莲　这两个娘们怎么处理？
高德旺　（唱）交给法院依法办，人证物证咱们备齐。
要开大会，我就发动，公审这虐待儿媳的坏东西。
王大妈　（软化，唱）
尊一声高村长不要生气，也别开大会闹斗争。
从此我不再打招弟，
叫她好好作事情。
周强　（唱）没有那个便宜事，
刘　祥　（唱）招弟怎说就怎行。
她有权利去改嫁，

不在王家受苦刑！

刺儿菜　（唱）妈妈何必多费话，看他们怎样闹斗争！

咱们的媳妇咱们管教，不许她改嫁，她就走不成！

薛玉莲　（唱）只有国法，没有家法，以大压小行不通！

挨打的不能白挨打，

打人的有罪国法分明。

如今有了《婚姻法》，父母儿女夫妻婆媳都要有感情。

谁也不准将谁打，

不准专制独自横行。

国是民主家也民主，

才能够人人快乐处处光明。

刺儿菜　（唱）你们有新法，我有旧理，看咱们到底谁成谁不成！

大会上讲理我才不怕，我的道理准保中听！

儿媳妇造反，硬要平等，没有一个婆婆大姑子能赞成！

高德旺　（唱）咱们现在不必多争论，人民审判最公平！

薛玉莲　（唱）人民审判最公正！

刘祥周强　（唱）人民审判最公平！

——幕落

第三　场

时间　前场半月后，晴午。

地点　王家的场院。

布景　一道篱笆，后有枯柳、房子。左有草垛，右有磨盘。

〔幕启：王家母女受过公审，已被拘管。薛玉莲与二艾子陪伴着李招弟。二艾子去挑水，薛玉莲正帮着李招弟作针线活。李招弟脸上已有光彩，头上脚下都整整齐齐。

李招弟　（唱）薛大姐，薛大姐，我真欢喜！

薛玉莲　（唱）全村子为了你，谁不喜欢！

李招弟　（唱）我纳闷，我怎么忽然有了胆量，敢当着那么多人去诉冤。

那天在公审大会上，（唱）多少个人，多少对眼，人山人海，听我发言！

我越伤心，也越勇敢，手脚发颤，心可更坚。

我喊，台下也跟着喊，台下男女哭红眼圈。

平日里我象个避猫鼠，怎么忽然好象头顶了天？薛玉莲（唱）你要多多感谢共产党，共产党叫咱们男女平权。

毛主席颁布了《婚姻法》，从此后：男的爱女，女的爱男。

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毛主席，共产党，教你有苦诉苦，有冤报冤。

李招弟（唱）薛主任，那天有您作陪审，妇女们给您鼓掌好大半天！

我也说话更有劲，因为有您在旁边！

薛玉莲（唱）你那天，说出了多少儿媳要说的话，她们怎能不跟着高喊，举起了拳？平日里，王家母女多么霸道，那一天，会场上，她们一声不响，瘫了半边。

你婆婆判了徒刑一年半，她低下头去，不敢看天。

刺儿菜徒刑二年整，她好象风霜打过叶儿蔫。

一年半，二年，并不过火，想一想，她们虐待你整七年！

台底下，多少婆婆心中有病手发颤，多少丈夫低下头去暗打算盘。

我敢保，他们回家不象往日，不再把儿媳、老婆当作垫脚的砖。

〔二艾子挑水回来。

李招弟　（唱）艾姐，不叫你去你偏去，你的心真比水还甜！

艾姐，艾姐，我给你，（从针线笸箩中拿出一堆人民币来，接唱）这是她们赔我治伤的钱。

买药才用了七八万，剩下的送给你作盘缠。

自幼儿我没花过自己的钱一个，我不懂怎用这么多钱！

二艾子（唱）你应当留着自己用，（放下水桶）买些花布作衣衫。

李招弟（唱）我自幼儿穿惯旧衣袜，不爱花花绿绿去乱穿。

二艾子（唱）赶明个你跟周强行婚礼，难道不做件新大衫？

李招弟　（唱）周强爱的是我有本事，不爱我花枝招展打扮新鲜。

再一说，土地改革后有我的三亩地，好好生产，我吃喝不完；饿了有馍，渴了有水，我想我不会用什么钱。

薛玉莲（唱）二艾子不要，你留着好，为增产，何不把农具肥料买齐全？

李招弟（唱）薛大姐说得对，对，对！

受惯了虐待，我心里不会拐弯！（收回钱）赶明儿我跟周强去，两人共有八亩田，多多的生产，拚命的干，周强，招弟，样样争先！

艾姐，艾姐，告诉我，什么时候大红花儿挂胸前？虽然你们登过记，跟舅舅不和，心里总不安。

二艾子　（唱）你的事情帮助了我，他为你，检讨了自己，不再偷闲。

这几天，我舅舅用心研究《婚姻法》，说起话来就是大半天！

公审大会的种种样样，他一说起就没完。

劝得那厉害婆婆落了泪，泼辣媳妇哭湿了脸半边。

他答应了婚姻可以自主，见了刘祥，还亲热的让他抽袋烟。

李招弟（唱）艾姐，艾姐，我有了好主意，你我结婚在一天。

二艾子（唱）咱们不摆席来不摆酒，咱们出去作宣传。

我舅舅领头在前面走，还有大姐薛玉莲；我们两对新人拉着手，一齐在村里绕一圈！

叫大家瞧瞧大家看，自由婚姻是不是堂堂正正喜喜欢欢！

李招弟　（唱）对，对，对！我们一块儿结婚一块儿欢喜，到村子里去走一圈。

薛玉莲　（唱）这个办法想得好，那一定是个好宣传。

宣传可不是一天的事，必须要细水长流流不完。

第一件，你们夫妇要真和睦，不吵不闹不把脸翻。

大家都看你们好，才肯心服口服，解放青年。

第二件，夫妻比赛着搞生产，可不单为自己有好吃穿；公众的事儿领头儿干，工作努力，计划周全。

第三件，有空儿就去学文化，叫思想一天新一天；可别说，自由婚姻我们为首，别的事儿就不必再争先。

你们答应我这三件事，咱们就结成中心小组，作宣传；这一组好比是一眼井，放水能浇几亩园。

全村的妇女都进步，男女平等才不空谈；全村的生产都搞好，新社会

才真是劳动当先。

你们说这样好不好？你们愿意，咱们动手就干不拖延。

二艾子

李招弟　（唱）我们跟着大姐走，走到天边也不怕难！

〔周强、刘祥同上。

周强　（唱）你们的话语说得好，

刘　祥　（唱）不怕隔墙有耳朵。

二艾子　你们偷听话儿，好没出息！

周强　（唱）我们愿听这种话，

刘　祥　（唱）再听十遍也不嫌多！

周强　（唱）你们成立中心组，教育全村的姑娘、媳妇与婆婆。

我们男的来挑战，

带头的是我与祥哥。

薛玉莲　（唱）说说你们的好计划，计划要好不须多。

周强　（唱）今天不说别的事，领头防旱是我们的活。

我们挨家挨户去细讲，农闲人可不闲着！

冬天要是不下雪，

我们利用井与河；

去浇全村犁好的地，

好叫地湿土软活。

麦地浇水要有分寸，防备冻冰，浇得别太多！

怎么浇田怎么用水，定好计划不瞎摸。

军属烈属我们帮助，先给他们把地豁。

刘祥　（望看，指）看，她们回来了！

李招弟　谁？（望）

二艾子　王大妈，刺儿菜！招弟，别怕！

李招弟　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我不怕！

〔一位男同志押王家母女上，她们低着头，立住。大家相对无言片刻。

薛玉莲　她们干吗……

一位同志　来取衣裳跟零用的东西。

薛玉莲　王大妈，你过来看看招弟！

〔王大妈低头不语。

薛玉莲　王大姐，你看看她！

〔刺儿菜低头不动。

薛玉莲　你们有话对招弟说吧？

王大妈　唉！招弟！（唱）

不是我心毒手又狠，

都因为：你是媳妇我是婆。

当年我也作媳妇，

见着婆母我也打哆嗦！

她怎待我，我怎待你，这就叫：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

我婆婆的婆婆也是那样，媳妇都得受折磨。

招弟，招弟，别怨我，你该怨，千年万代走成的辙！

我求你替我说说好话，别叫我改造一年多！

薛玉莲　（唱）人民审判公道无比，你要悔过，不要多说！
招弟吃了七年的苦，
判你年半还算多？
你说古代相传，婆婆都厉害，怎不想如今是人民共和国？
老年的坏事都应当改，好教家庭和睦人人快活。
问一声王大姐你怎么样？
你要有话赶快说！
〔刺儿菜不语。
薛玉莲　（唱）你自己吃了封建的苦，不能自主，婚姻大事等着媒婆，耽误了青春，你没嫁出去，心中的委屈变作疯魔。
你不恨婚姻制度害了你，反倒拿招弟出气，任意折磨。
我劝你，好好改造，好好悔过，出来之后，还有希望好好活着！
刺儿菜　唉！我也后悔了，我要好好的改错儿！
薛玉莲　招弟，你有话说说吧？
李招弟　（走近婆婆，唱）
你们俩好好看着我，不再害怕，不再软弱，我已经学会把理说！
毛主席，共产党，教我把头抬起，我决不再含着眼泪受折磨！
毛主席的恩情大无比，他老人家的《婚姻法》把我救活！
我不再守女儿寡，
喜爱谁嫁给谁不找媒婆！
我跟他一心一意搞生产，大秋麦秋都要生产的多！
你们俩好好地去改过，再见面，我盼望，你们也会老老实实下地去干活！
王大妈　（叹气）咳！
刺儿菜　妈，进去吧！
〔押王家母女到院中。
〔高德旺上。
高德旺　（唱）我来告诉好招弟，好好的休息，别再发愁。
王家母女今天押了走，我给你道喜，得到自由！
李招弟　（唱）婆婆、大姑子回来了，来取衣服，没敢抬头。
我不知怎么感谢你，
乐得我热泪往下流！
高伯伯，我再求您一件事，艾姐姐的婚姻，请您点头！
高德旺　二艾子的事呀？哈！（唱）
他们已经登记过，
我怎能干涉，再犯错误不知羞？
我已经明白了《婚姻法》，婚姻自主，我已经点了头。
二艾子
刘祥　（唱）舅舅，我们佩服你，思想改好，知道了什么叫婚姻自由。
周强　（唱）高伯伯，我跟招弟怎么样？
高德旺　（唱）赶快去登记，不要害羞！
李招弟　（唱）我要和艾姐姐同在一天办喜事。
高德旺　（唱）给你们道喜，欢呼，鼓掌，我都带头！〔欢笑，合唱：
再好没有《婚姻法》好，男女平权，夫妻相爱，家庭和睦，谁也不结

仇！要紧，要紧，大家好好的搞生产，拥护，实行，婚姻自主，婚姻自由！

——幕落·剧终